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

包办婚姻包来的贤妻
朱锡明

结束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涯，许世友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湖北省麻城县泗水店许家村(今属河南新县)，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担当起革命赋予他的第一职务——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见儿子长大成人，该成家了，就四处托亲拜友张罗这事儿。不久，母亲为许世友物色了一位名叫朱锡明的邻村女子。锡明属虎，1901年出生，比许世友年长4岁，天生丽质，勤劳，本分，是村里的妇救会会员。许世友是个大孝子，又加上父亲早逝，就更加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看上了这姑娘，许世友也就谨遵母命依了娘。

可是，许世友与朱锡明仅度过三天如蜜的日子，就接到了作战命令。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许世友率部投入了战斗。母亲和锡明在家做军鞋支前，有时还参加洗衣队上前线慰问。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里，锡明只能更深半夜偶尔与丈夫团聚。

朱锡明与许世友共生了三个男孩，乳名都叫“黑伢”，前两个都夭折了。生下第三个男孩，许世友仅见了一面，便迎着阵阵枪炮声，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入遥远的战场。此后，音讯杳无。

孩子长到3岁了，还没有名字，许母和朱锡明都在盼着许世友回家给取名哩。可是，一天天过去，始终等不来许世友的身影。后来，干脆也叫了“黑伢”。

兵荒马乱，战火纷飞。许



记得儿时，曾听人们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日警惕性很高，时常提防有人谋害他。他不仅有飞檐走壁的神功，还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硬功夫。他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无论是谁，要是不喊报告进来，随手就是一枪。就这样，光老婆就打死好几个。多年后，笔者有幸到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接触了一些曾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才弄清，那传说纯属胡编乱造。将军曾经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母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在世上，听着孙子的喊叫，常常与锡明四目相对，黯然无语。花落了又开，草枯了又荣，许世友依然杳无音信。果敢的许母终于咬了咬牙，自作主张为儿媳找了一位老实的庄稼人夏昌文。经人左劝右劝，朱锡明顺从了许母，留下黑伢跟奶妈苦度时日。

朱锡明改嫁后，没有再生孩子，有事没事常回到许母身边，与许母聊聊天，帮着做些家务。十几个春夏秋冬过去，黑伢长成了十几岁的小伙子。许母的头发全白了，她再也不盼儿子了，就当他是死了。可就在这时，全国解放了，许世友的名字登在报纸上，他当了大官，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既高兴，又惆怅。高兴的是，自己深深思念的亲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惆怅的是自己已另有所属。而许世友在此之前因误听传言，以为锡明已死，已重新组建了家庭。

自由恋爱来的妻子
雷明珍

如果说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那么，他

的第二次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长征途中，许世友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众多革命伴侣并肩战斗的情景，对奉行禁欲主义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影响很大，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寻找革命伴侣成家。而早已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当然身在此列。

长征结束，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对投奔延安的四川达县热血女青年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撮合，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很快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你敬我爱，相敬如宾。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后，奉命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抓住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红色种子，许世友等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进入红军大学(1937年元月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雷明珍被中央组织部分到延安负责妇女工作。两人虽不在一块，但感情更深。

1937年3月“批张”斗争的扩大化，使许世友倍感委屈。数日后，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竟萌发了要悄悄带老部队回四川打游击的奇想，并开始了秘密准备。此事被抗大保卫处长王建安知道后向上作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震动。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10余名高级将领被关。

当时许世友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对谁都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因此把一切看得很灰暗。落难之中，许世友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他托同学小张向妻子转达想法，希望能见上一面。

小张走后，许世友一天天地盼。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许世友还没有如愿见到日思夜想的爱妻。

忽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是她来了！”许世友凭直觉这样想，不由得从炕上坐起来。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上次来过的小张，而不是妻子雷明珍。许世友不由得一阵失望。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世友从小张手上接过烟，轻声问小张：“上次的口信捎到没有？”

“捎到了。”小张叹了口气，接着说：“雷明珍已升任延安县委妇女部长，昨天她到‘红大’，交给我一个包裹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说完，小张便把那封没有信封的信和包裹递给了许世友。

“信？”许世友以为雷明珍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便托人捎信来安慰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签字。”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批张”扩大化被纠正了，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一时的冲动追悔莫及。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复婚，可许世友就是不肯原谅她。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上太行山时，雷明珍也主动要求去抗日前线，一起到了太行山，陈赓、陈锡联曾将许世友与雷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俩好好谈谈，沟通理解，可许世友破门而出，扬长而去。后来，许世友去了山东，并在那里续写了第三次姻缘。

一见钟情的终身伴侣
田普

1941年春，许世友率领清河军区独立团挺进胶东。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胶东的土地。在山东许世友整整战斗生活了十六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平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就是从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开始的。

许世友整天带兵打仗，生活却因无人照料越来越随便。后勤部长高大山私下里为他在根据地的工厂里物色了几位品貌皆优的姑娘。高大山对许世

友说了这事儿，许世友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骑上马跟着高大山就走。其实，许世友心底里是很感激这位部下的。

第一个目标是根据地的皮革厂。进门以后，许世友顺着高大山的手势看去，只见一位俊俏的姑娘正在那里干活，显得十分专注和认真。许世友对高大山说：“就是她吧！”这四个字，像是询问，又像是赞赏，其实二者皆有。许世友“一见钟情”，说完策马而去。将军果断的个性，从这次相亲可窥一斑。

这位胶东姑娘名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家境贫寒。在部队，她先在胶东军区后勤工厂工作，后到五支队做支前工作。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喜庆的鞭炮，没有亲友的祝贺，有的只是一包喜糖，一杯清茶，还有一帮生死之交的战友。

许世友和田明兰新婚燕尔没几天，就因军务繁忙而匆匆分手。许世友上前方打仗之余，精心安排了新婚妻子的工作。他让警卫员备马将田明兰送到了胶东党校，并亲笔给当时的校长聂凤智写了一封短信：“田明兰同志目前随你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学习和工作。”聂凤智对老首长许世友十分尊重，当然对他的夫人也关怀备至。

田普与许世友婚后相伴四十余年，生有6个子。许世友生前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侣。”并声言来世还要做伴侣。解放后，田普曾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等职，现在北京离职休养。
《炎黄春秋》

拾荒女人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冠军



2001年初，一个从城里退休回到村里的老师，喜欢在家里拉二胡，悠悠的二胡声总是能把舒燕吸引过去，坐在一只小蛤蟆凳上，用一双小手托着下巴，专注而文静地听着。

一天，退休老师对付莲花说：“燕子和琴有缘，要是让她学个什么乐器，肯定有出息的。”付莲花看着舒燕，神情黯然地想，家里这样的条件哪能让她学琴呀？退休老师知道她的苦衷，也不再说了，就开始教舒燕唱曲子拉二胡。没多长时间，舒燕真的能用“哆咪咪”唱一些好听的曲子，还能用二胡拉上一两首完整的歌儿。

2001年春节后，高速公路要动工了。高速公路正好经过付莲花家里的两块耕地，她马上就没有地可种了。想到舒燕今年6岁，9月份就要上小学，付莲花再次向舒先威要求，要带女儿舒燕和她一起到黄州城里去住。丈夫没有好脸色地对她说：“到黄州去住？我卖苦力一个月赚不到400块钱，养我自己就勉强，怎么养活你们娘俩？”

8月中旬，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发到各家，付莲花不管三七二十一，收拾行李家当，带着舒燕就奔舒先威在黄州城里租的那间小屋来了。看见她态度坚决，舒先威只好接受。

舒燕上学后，付莲花就开始四处找工作。但是，由于人生地不熟，几天下来，她一无所获。舒先威对此很不高兴，向她吼道：“不要以为城里到处可以捡钱，你只配捡破烂呀。”

“捡破烂？”丈夫的责骂反而提醒了她。付莲花打定主意，就干这捡破烂的活儿。有了付莲花捡破烂的收入，舒先威在家里的脾气明显好了一些。

11月中旬，舒燕期中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开家长会的时候，付莲花喜滋滋地坐在家长们中间，感到家长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教音乐课的刘老师专门过来找她说：“舒燕好像和琴很有缘，她对音符很敏感，乐感强，手指也很长，你应该想办法让她课余时间去学钢琴。”

之后的一连好多天，付莲花都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她悄悄问舒燕：“你不想去学钢琴？”舒燕懂事地望着她，半天才摇头，说：“不想。那要好多钱。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在学钢琴，一个月要400块钱呢。我还到同学家玩过呢，好漂亮的钢琴，声音好好听。”舒燕的话，让付莲花感到十分心痛。

愤然离婚
只为护女儿的梦想

12月的一天，付莲花在学校马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琴行里教钢琴的邓老师。按照邓老师的安排，每周六周日两个上午的课，每天要到琴行来至少练习一个小时，一个月最低收费300元。

300元，是付莲花辛苦一个月捡破烂的全部收入呀，这钢琴，怎么学得起来？看见她站在那里神情忧虑地犹豫着，邓老师说：“你先把你女儿带来学，每个月按照200块钱算。有就给，没有就欠着。我不是一个商人，我喜欢教有才气的学生。”

之后的每一天，付莲花只有一个念头，拼命地捡破烂，不管多么脏的垃圾堆，她都一头钻在里面，翻找所有可以卖钱的东西。每天卖了钱，她都藏一部分不让舒先威发现，准备着留给舒燕交学钢琴的费用。看见她每天捡破烂的钱越来越

少，舒先威对她很不满，经常大发脾气摔东西。

2002年春节后的一天，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舒先威发现了。那天，天下着雨，寒冷的北风一个劲地呼呼刮着。傍晚的时候，舒先威恰好好用三轮车给琴行运一张琴桌，忽然看见了坐在钢琴前正专心致志练琴的舒燕。秘密迅速被揭开，舒先威咆哮着像拎小鸡一样，在风雨中把早已吓得瑟瑟发抖的舒燕拎回家。

当在寒风冷雨中辛苦了半天的付莲花湿漉漉地跑回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舒先威正拿着一根竹条抽打舒燕，还狠狠地质问：“看你还要不要学钢琴。”付莲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抓住舒先威手中的竹条，奋力把他推到一边，她疯狂地大声喊叫：“你再敢打燕子一下，我和你拼了！”舒先威一下子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从来都逆来顺受的女人今天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他猛地从地上捡起竹条，朝母女俩挥舞起来。愤怒和委屈让付莲花忍无可忍，她一边护着舒燕，一边和他拼命厮打……

这场家庭风暴，让付莲花变得勇敢坚强起来。她明确向舒先威表示，一定要让舒燕把钢琴学下去。但是，舒先威态度蛮横，坚决不许舒燕再去学琴。为了杜绝付莲花把捡破烂的钱拿去让舒燕学琴，舒先威每天晚上要翻遍她的口袋，对她威胁打骂。

2002年3月的一天晚上，舒先威在翻找她当天捡破烂的钱时，从她的鞋垫子底下，发现了一张20元的纸币。舒先威怒不可遏地给了她一个耳光，吼

道：“你是不是不怕打？老子今天就不信打不服你！”一顿拳脚相加，付莲花在地上号啕大哭。她撕心裂肺地朝舒先威喊道：“我要和你离婚，离婚！”

清明前夕，付莲花和舒先威一起回到回龙山镇，在民政局所里，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付莲花向在乡下务农的哥哥借了500块钱，在黄州城重新租了一间小屋，和舒燕把家安顿下来。

卖血举债
只为女儿拥有一架钢琴

2003年11月的一天，付莲花在长江边的树林子里寻找破烂时，看见江面上漂浮的两张包装纸片，她急忙找来一根树枝打捞，脚下的泥土突然崩了，她一下子掉进冰冷的江水中。幸好江边的水不深，水流不急，她才能奋力爬上岸。

一次，她经过一个理发店时，看见门口一个牌子上写着收购头发。想了半天，她走进店，店主看了看，说要30块钱。她高兴地让理发员把自己的长头发给剪了。

这次卖头发的经历提醒了她，她欣喜地想：我身上还有值钱的东西呀？她因此想到卖血。于是，找到血站，向工作人员打听。当她得知现在已经不允许卖血后，失望了好多天。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每天在垃圾堆里翻扒，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一次，在一家单位的生活垃圾棚里翻找时，刺鼻的臭气让她几乎要窒息，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倒在垃圾棚里，路过的人发现后，将她扶起来，喝了碗开水，才缓过神来。

也许是老天开恩，让她有

了一次命运的转机。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她突然遇上一个姓张的同乡，他在黄州城里开了一家小服装厂。知道她的情况后，张厂长不仅同情她，还十分敬佩她，也诚心想帮助她，让她每天晚上把厂里的服装拿回去剪线头，一百件10块钱。

2005年11月，舒燕参加钢琴考级，顺利考过了七级。邓老师无限感叹地对付莲花说：“舒燕只学了4年就过了七级，真是了不起呀。如果你们家有架钢琴，多让她练习，她的成绩还不只是这样呢。”邓老师的话，再次在付莲花心中激起了波澜。

2006年元旦后的一天，付莲花来到乡下哥哥家，好说歹说向哥哥借到6000块钱，又向服装厂的张厂长借了3000块钱，就直奔武汉去了。下午，付莲花买回一架崭新的珠江钢琴。有了钢琴后，舒燕每天晚上要刻苦练习几个小时。

2006年的“十一”，舒燕参加了黄冈市几家教育单位联合举办的文艺晚会，舞台上的舒燕显得那么沉着，她演奏的钢琴曲，是根据《世上只有妈妈好》改编的钢琴曲，美丽动人的琴声，让听众为之动容。

晚会后，舒燕所在的学校把付莲花叫去，告诉她，学校决定减免舒燕所有的学杂费，包括每天学校食堂的早餐也免费。黄州一家大型商场也善意地送来了1000块钱的慰问款，并决定聘请付莲花做商场的保洁员，每月工资500元。

2007年3月4日，舒燕在第五届湖北省小人才比赛中获得冠军。3月20日，舒燕钢琴顺利考过八级。
(谢绝转载、上网)叶文客 江小宁

去捡垃圾
只为攒钱供女儿学钢琴

付莲花家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回龙山镇附近的一个村庄，丈夫舒先威在黄州城里蹬三轮车，她带着女儿舒燕在家务农。